

关注鲁迅的生活细节 深度还原鲁迅的日常趣味

花边鲁迅

赵瑜
——著

花边鲁迅

Huabian Lu Xun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边鲁迅/赵瑜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59-0736-7

I.①花… II.①赵… III.①鲁迅(1881—1936)
—人物研究 IV.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4722 号

策 划 杨 莉 张 丽
责任编辑 张 丽
责任校对 殷现堂
装帧设计 吴 月
责任印刷 陈少强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金水东路 39 号出版产业园 C 座 5 楼
邮政编码 450018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91 000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2527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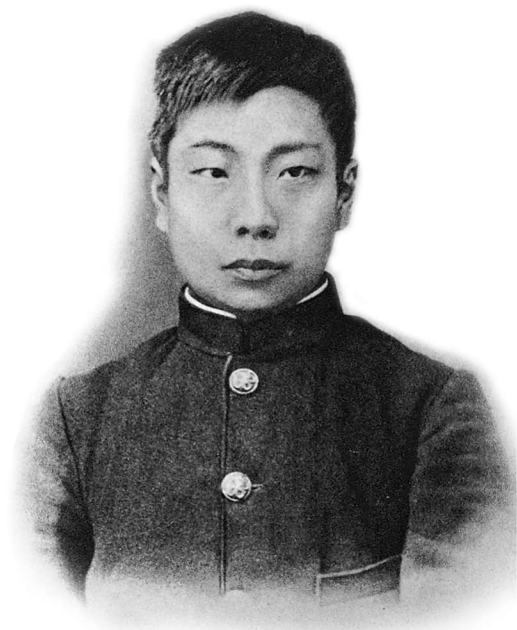
目 录

序	鲁迅先生是一座富矿 ²	1
一	《自题小像》	3
二	富士山,鲁迅的一个诨名	8
三	鲁迅曾想投靠的人:陈仪	12
四	鲁迅的笔误一:关于施霖	16
五	鲁迅的笔误二:藤野先生	20
六	成绩单:中等生鲁迅	24
七	幻灯片事件:弃医从文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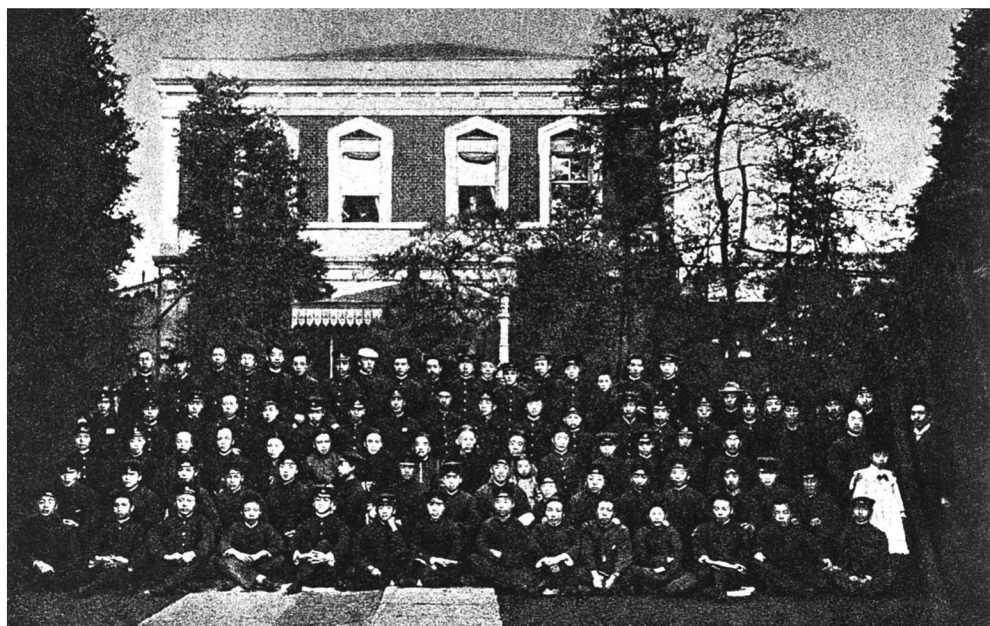
八	忧郁的新郎	34
九	师从章太炎的二三事	37
十	银行家朋友蒋抑卮	43
十一	鲁迅的第一份工作：生物老师	47
十二	木瓜之役	51
十三	教育部科长	56
十四	儿童艺术展览会期间的鲁迅	62
十五	鲁迅在教育部期间的薪水	66
十六	方家胡同的京师图书馆	71
十七	《狂人日记》发表前后	76
十八	关于盲诗人爱罗先珂的一场争吵	82
十九	恋爱中的鲁迅	90
二十	离京记	97
二十一	厦门大学的住宿问题	104
二十二	坟前的鲁迅	110
二十三	厦门的吃食	117
二十四	《波艇》月刊：留别鲁迅一	122

二十五	厦门大学的演讲：留别鲁迅二	125
二十六	厦门的月亮不圆：留别鲁迅三	129
二十七	中山大学教务处主任	133
二十八	鲁迅的干儿子	139
二十九	广州的船总是不开	143
三十	我不在咖啡馆，也不在去咖啡馆的路上	148
三十一	《良友》画报主编镜头下的鲁迅	153
三十二	意外到来的孩子：海婴	158
三十三	众人皆睡而鲁迅独醒	163
三十四	史沫特莱女士	169
三十五	五十岁与一岁	175
三十六	冯雪峰的是与非	180
三十七	给母亲的照片	186
三十八	木刻青年	191
三十九	北平五讲之北师大的演讲	195
四十	鲁迅和林语堂的酒桌翻脸	201
四十一	吃过半顿饭的萧伯纳	206

四十二	杨杏佛之死	212
四十三	许广平最喜欢的鲁迅照片	216
四十四	鲁迅的翻译:姚克和斯诺	219
四十五	全家福:怜子如何不丈夫	224
四十六	开书店的朋友:内山完造	230
四十七	鲁迅在上海的几处住宅	237
四十八	鲁迅对日本的感情	242
四十九	病中的鲁迅	246
五十	最后的弟子:萧军萧红	251
五十一	八仙桥青年会	260
五十二	痛别鲁迅	265
代后记	用图像和文字拼贴一个日常的鲁迅	271



1903 年 3 月 鲁迅断发照。摄于日本东京



1902 年秋,浙江籍留日学生一百零一人在东京组织浙江同乡会。此为会后合影,第四排左起第十四人为鲁迅

一 《自题小像》

许寿裳是出现在鲁迅日记里次数最多的人，他和鲁迅同乡同学又同过事，同嗜同好又同过志，要好得很，且不分彼此地忠诚于友谊，直至生命的终结。他写《怀旧》，有这样一句：“一九〇三年他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

这是一首颇有文采的诗，在过往的一段时光里，一直被当作革命诗歌来解读，其实，这是一首爱情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照片是1903年拍的。第二年，鲁迅将照片赠给许寿裳，并在照片的背面写下了这四句诗。这首诗中隐约暗藏着苦涩，如果撕掉最后一句口号般的宣泄词，那么，可看出写作者周树人内心满是苦楚。

关于鲁迅的恋情,鲁迅的弟弟周建人曾经在回忆文字里说到过,鲁迅是有一个初恋的,那便是琴表妹。母亲鲁瑞也是喜欢的。然而,这个从小和鲁迅一起玩耍长大,颇有共同语言的琴表妹并没有成为如意的人选。原因自然和传统文化中的迷信有关。琴表妹比鲁迅小两岁,是属羊的。可是,在越地,旧有的谚语很是管用:“男子属羊闹堂堂,女子属羊守空房。”属羊的女人是克夫的命,鲁迅的母亲也逢着人便说,鲁迅是个蓑衣包,就是胎盘先生下来,孩子后生出来的。这样的孩子旧例是身体较弱。

于是,这门亲事还没有提出来,便黄了。最先反对的人,据说是给鲁迅讲《山海经》的长妈妈。恰好邻居家有一门亲戚,掐算了一番,八字和鲁迅是合的,便是比鲁迅大三岁的朱安。这在旧时是好的。女大三,抱金砖。闻听起来总是吉祥。加上说媒的邻居描述能力极好,奔走往来几次,便成了好事。

1902年3月,鲁迅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大概是用了功,被选中做官派的留学生,赴日本留学。正是在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母亲在书信里百般地夸赞朱安,并说是已经替他付了彩礼钱。鲁迅并未见过朱安的模样,听母亲的描述,倒也是个书香之家,他有些无奈,却也不乏期待,写信给母亲,说了两条,一是不能再裹小脚了,二是要读书。1903年8月,鲁迅利用暑假回绍兴探亲,母亲向他谈及了此婚事,大约是怕鲁迅以后后悔而污了家族的面子,所以,有计划地定下亲事。

鲁迅是个孝顺的人,母亲欢喜地帮他定了一门亲事,自然是为了他好。他也不能拂了母亲的好意,但内心里又总有一种暗淡的感觉挥之不去,那是被绑缚的感觉。

后来,许寿裳在《〈鲁迅旧体诗集〉跋》中谈到《自题小像》时写道:“首句之神矢,盖借用罗马神话爱神之故事,即异域典故。”在罗马神话中,有一个长着翅膀的少年,就是爱神丘比特。他的箭同时暗暗射中某男某女的心,这男女双方就会结合。鲁迅在五四时期写有一首白话诗《爱之神》,就写到过这位爱神。

然而,不论鲁迅如何躲避这支从母亲的好意里射出来的爱神之箭,他也总不能让守寡多年的母亲难堪。祖父的科考案,父亲的死,家道中落的打击时时伴随着母亲,唯一能做的便是让母亲做一次主,选个她喜欢的儿媳妇吧,反正以后过日子,还是婆媳相依为命得久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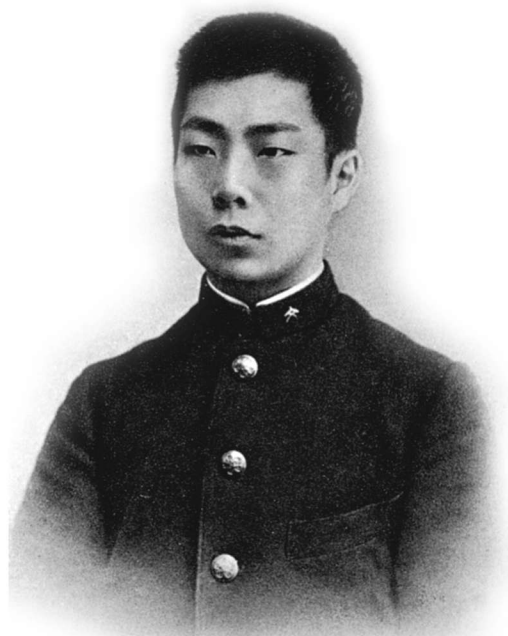
果然被鲁迅的这首诗言中了,他没有抛弃母亲送的这个礼物,却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他觉得自己内心里有一扇窗关上了,那么,他或者可以打开另外的窗子,比如医治一下让他绝望的中国。

当时的鲁迅,在日本所认识的朋友多是革命党人。在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年纪,在那样一个青春的气场里,身边的人又恰好是热血的,倘若爱情不能成为温暖自己的住所,那么,便将内心放在另外的理想里。

这样也好。



1904 年仙台医专同学合影。第二排右起第三人为鲁迅



1904 年 4 月,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就读时的毕业照。摄于日本东京

二 富士山,鲁迅的一个浑名

鲁迅喜欢给人起绰号,倒是常常有文章说起的。在日本,听章太炎讲座的人不多,大抵有许寿裳、周氏兄弟以及钱玄同等八人。有时候正课讲完,便会有一段议论。钱玄同喜欢这议论,他大约是喜欢动来动去的,表达激动。肢体的动作夸张了,和某某对话便将屁股向某某靠近些。鲁迅便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爬来爬去”。不仅在口头上起绰号,就连在文字里也是如此的,多年以后,在《两地书》里,鲁迅偶尔来了兴致,还会用“爬翁”一词来玩笑一下钱玄同。

关于在日本给人取浑号的事情,周作人描述得最为具体,说鲁迅大约得了思乡病,看到书上有关故乡食物的字词便大流口水。和周作人通信,也多问家里的蔬果长势如何,味道如何,大有借信纸来止渴之势。而这个时候,有一个朋友(名字叫作吴一斋)从南京来,带来一小方可以解大家思乡之苦的食物:火腿。如何将火腿加工得好吃,又可

以让大家都能分享到呢？大家伙经过一番商议，终于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将火腿蒸好了，切开，分而食之。结果，大概是下女领会错了意思，将火腿切成小片，而炖了一锅汤，大家分倒也是分着吃了，只是再也吃不出火腿的味道。南京来的朋友很是生气，见人便祥林嫂一般地描述他的火腿被一锅汤浪费了。如此这般者三四，鲁迅便开玩笑地称他为“火腿”。

这样的例子仿佛还有许多，周作人的原文活泼，录在这里：“鲁迅给人起的浑名一部分是根据形象，大半是从本人言行出来的。邵明之在北海道留学，面大多须，绰号曰‘熊’，当面也称之为熊兄。陶焕卿联络会党，运动起事，太炎戏称为‘焕强盗’‘焕皇帝’，因袭称之为焕皇帝。”

如果再列举下去，还有一些好玩的绰号和鲁迅有关，比如章廷谦的“一撮毛哥哥”，本来是章恋爱时女友无意中叫的一声，被鲁迅先生听了去，结果，在赠送章廷谦的书上，鲁迅先生写上“赠给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再如从《两地书》里走出来的“朱山根”“红鼻”这些贬义的绰号，也是极尽了鲁迅的用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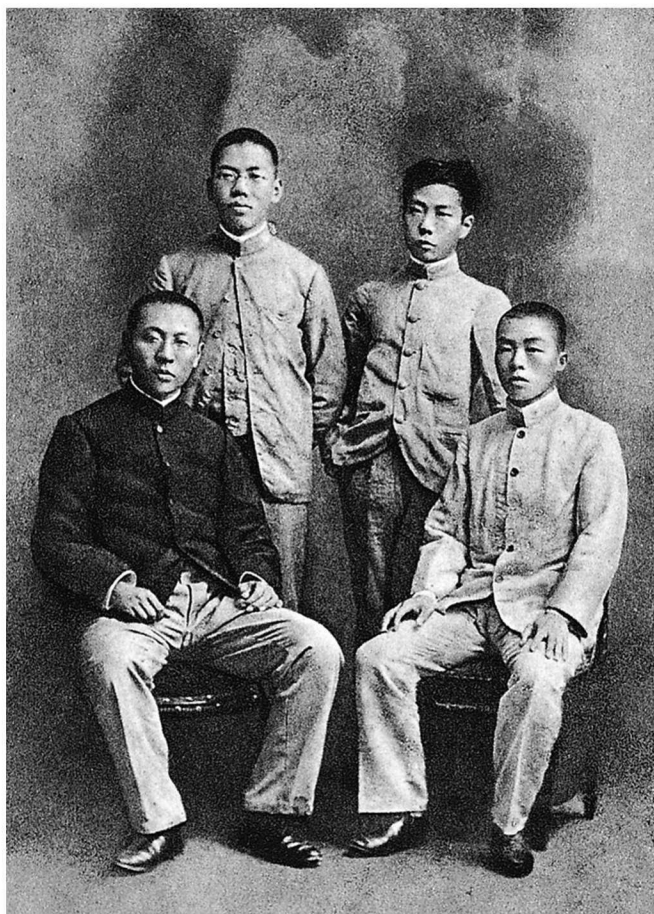
鲁迅给这许多人起了外号，自然也是有收获的，除了《两地书》中许广平亲昵地称他为“小白象”之外，还比如高长虹曾经送给他“世故老人”的称谓。

又包括鲁迅自己有时候也会给自己捡一个绰号来，他的笔名有时便是一个绰号，如那篇著名的“隋洛文”，是因为不久前，他成了被通缉的堕落文人。

然而，在日本期间，鲁迅有一个比较早的绰号，叫作“富士山”。据沈颀民在《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一文中所说，鲁迅在

日本留学时,对大清帝国的留学生不求上进、不学无术的现象十分不满,因而对他们的衣着打扮也很看不惯。特别是对那些留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把学生制服中的帽子顶得高高耸起的样子感到十分滑稽,所以称他们是“形成了一座富士山”。这样的内容,鲁迅在他的《藤野先生》里也描述过,当时,大家听鲁迅如此描述盘在头顶上的辫子,都笑到喷饭。沈颺民在金泽医学专门学校有一个同学,叫王立才,平时喜欢和沈一起到鲁迅的住处玩耍,他为人风趣,爱开玩笑,他听到鲁迅如此棱角分明地讨厌那不久前也盘在自己头上的“富士山”,一时间惊出一身冷汗,尴尬地自嘲说,幸亏将自己身上的富士山镇压了,不然又要被周树人嘲笑。因此,他便每每以富士山来称呼鲁迅。他这样一叫,意料之外的是,响应者云集。于是,“富士山”这个诨名,在同学中传得相当广。当然,这诨名之所以能够让诸多人相互传叫,有一个因由,便是鲁迅的热情,内心里有一股火山一样的热情,时时都想着喷发出来。而日本的富士山也曾经是一个蕴藏着能量丰富的大火的火山。

这个诨号,和鲁迅给吴一斋起名“火腿”巧妙相似也。后来在《两地书》,鲁迅偶尔还会说起他起过的某人的诨号,而对自己的诨号“富士山”却一直没有说起过,大抵是觉得自己内心里储藏的火山岩浆都被许广平的淘气给浇灭了。



1904 年,与绍兴籍留日学生合影。左起:陈仪、许寿裳、鲁迅、邵文裕